

佳作

作品

第二次青春

得獎者

葉琮

葉琮，本名葉琮銘。一九八四年生，桃園人。輔大中文系畢業。迷惘於上班迷途中，背後總有文字，時不時迷惑。偶用本名發表作品，詩作曾獲文學獎，其實一直想寫小說，不過寫詩寫得較多。

得獎感言

這是一篇奇異的故事，卻是讓我非常震動的故事。

感謝這樣一個緣分，讓我描述出來，或許，故事並沒有說得完美清楚。但沒關係，這世上有些緣分真的很難說清楚的，總有那麼一些人，在我們叫住他之前，其實我們早就認識了。

第二次青春

吞下這兩顆藥，我開始進入青春期。

鬍子變細變軟，還是會長，長得慢。睫毛長了，眉毛淡了，髮線濃了，額角生出一朵朵烏雲。青髻角垂著垂著，垂成一絡黑髮。皮膚變得很細很敏感，一被太陽曬到就刺痛。指甲修剪的時候要很小，變得很脆。

每天一醒來就去照鏡子，我在變臉。

照臉，照身體，照不完。臀部翹起，像藏了軟墊；腹部一圈肉，如今消失；小腿有稜有角，如今平滑；大腿一層薄皮，現在多得一把抓。全身脂肪在乾坤大挪移，來到最顯眼的位置，乳腺開始發育，有異物感，如麵糰發了起來，也痛了起來，按著按著，把它按散。胸部一天天墳起，像挑著兩塊磚，把人往前拖拉。我走在波浪裡，每下一步路都心虛，索性跑起來，跳起來，感受那股奇異的顫動，直到暈眩。

媽一定注意到了。

澆水的時候，她目光游移。平常忙進忙出，院子裡一排白百合，列隊等候進門，卻不甚理睬，只專心顧她的紅花。不是說紅花袂芳、芳花袂紅，怎麼這香水百合又紅又香？對待白花，媽總粗心不細



膩，說是粗心，其實是偏心紅花。我盯著她澆水，她盯著我胸口，搖晃，搖晃。手忘了停，淋了一腳澹糊糊。

當晚桌上出現青木瓜排骨湯，加一碗漆黑藥汁。

烏趁趁，閣油朥朥。

汝這陣親像囡仔當咧轉骨全款，開脾矣。

我笑了，哪有開脾，都快胃縮了。當初喝得不甘不願，那是二十多年前，第一次青春期，十四歲的我毛髮稀疏，聲嗓尖細，媽不知從哪裡抓來一帖長高藥、轉骨方，黑色的墨汁，浮泛油光，總要捏著鼻子才能吞落肚腸。彷彿那一刻起，頭髮開始出油，臉上不定時孵著化膿痘子，鼻頭又冒幾株黑頭粉刺，喉頭打一個突出的結，雄激素開始在身上發威。

變臉了，柔和的線條褪去，肌骨隱隱突起，青色的鬚髭，一樁一樁打牢。我變得不喜歡照鏡子，怕看這樣的自己。身量一天天抽高拔壯，意味著體內那個女性一步一步死亡，我的成長竟是一種死亡。

同齡男生開始渴望女體，幾本漫畫在班上亂傳，女主角身著衣裳，次第褪去，愈翻愈清涼，我疑惑衣物之下的她擁有什麼身體。翻到末頁，女主角終於裸裎，跟我的身體不一樣，可以換過來嗎……漫畫轉了手，女主角掩身離去。

第一次心理測驗，醫生要我畫自己的身體。

腦海浮現漫畫中那副身軀。

畫錯了，醫生微微笑。

多了或少了什麼？

不會很難回答，加上，減去，這一截多餘。老早就想跟媽說，這不是我的，親像魚的刺，愛剔掉，親像菜葉的尾仔，愛捻掉。或者一塊過肥的肉，摔到砧板上，修掉邊邊角角。那麼簡單就好。

很難，說不出口，一句話三斤六兩重。媽說汝想欲創啥，哪會三不五時出現我面頭前？我歡喜看汝挽物件。媽的目光掠過我胸，再掉轉花前，剝掉雄蕊的花藥，替小花苞摘頭，使主枝更加健美。輕輕摘掉，拈花微笑一樣摘掉。

後來我又畫了美人魚的身體。

多了或少了什麼？

不多不少。

小時候渴望美人魚玩偶，親眼見到卻覺得害怕，怕被看穿，自己其實跟人魚一樣，是個妖怪。遮遮掩掩，只買了人魚童話書，有神祕綺麗的插圖，永遠無法結果的結尾，還有那條尾巴，美人魚也有尾巴，但美人魚只有尾巴，沒有男生的東西，也沒有女生的東西。青春來潮、明白人事之前，沒有男女，不帶來任何困擾，我好希望所有人都是人魚。醫生不再說對或錯。

汝佇咧烏白想啥，緊飲落去。媽的目睷掠我看。



烏塗塗。

飲落去，烏塗變成金。

汝攞食一屑屑仔爾爾。緊食，莫佇遐戇戇想矣，頭一擺轉大人，看汝飲了了，隨後就抽懸、拔懸。這雖然苦，毋過食苦就當做食補，轉大人這項代誌，本成就是艱苦頭、快活尾。

這是我拆的青春補藥仔，摻了真濟物件，焅三點鐘矣。汝愛堅持食，繼續拚落去，莫破功。這陣親像幼鴨仔當咧脫毛，花蕊佇咧望後冬。

過冬就會變紅，變芳。

這喝了會變回男人。當初天天喝，這暗墨墨的湯水是苦毒，害我憂頭結面，不論如何滋補，對不上我的症頭。我跟媽說，這款藥仔食了是別款應效，我要的功効不是抽高拔壯，而是美麗，就是媽最愛說的嬌。這款，較有應效……我拿出我吃的荷爾蒙，一粒抗雄，一粒雌激素，將兩粒小藥丸在媽面前一口吞。

人真正會嬌。

什麼都變細，媽，就是妳說的幼，妳看我身軀，幼秀骨，幼秀跤；妳看我的皮，白蔥蔥，幼麵麵；不粗皮，不出油，難得才流汗，流的汗也沒有味道。

媽金金看，目睷大大蕊。

這藥雖靈驗，其實有缺憾，我沒跟媽說。肌肉開始流失，爬樓梯會喘，提東西會痠。挪動機車

時，雙手使勁，記憶中同等的力氣，竟然搬不動。醫生提醒過，服用女性荷爾蒙之後，最大力氣會比以前小上許多；醫生還說，最大的影響是生殖力。每天早晨醒來，感覺那不屬於我的東西，正一點一滴萎縮，直到某天完全喪失活力，完全凋零。不過我不覺得遺憾。

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欲。

汝愈看愈嬌。

媽目睜黃金，願意我繼續吃。毋過，我欲知影汝會變啥物款形，家已病，袂使家已醫，食著藥，青草一葉，食毋著藥，人參一石。汝定定烏白食，我驚會傷身害命。

她決定陪我去見醫生。針扎下去，血汲滿滿一管，紅豔豔的液體像濃縮的鮮花。驗了荷爾蒙濃度，測量骨質的密度，一切順利，醫生表示將加重劑量。

接下來妳體內荷爾蒙，即將跟原生女一樣高。

再下去不可逆，確定不孕。

不過妳不會留戀吧。

我願意繼續吃荷爾蒙，我知道我在對抗的是什麼。

妳現在就像少女在轉大人。

不用太久，青春期很快過去的。

媽一路花謝無聲。回家後，我說要給她看一些東西，又怕她難為情，其實是我自己難為情。媽這



才笑了，說毋驚，啥物風風雨雨，毋捌見識過，天頂飛的，塗跤爬的，水底泅的，攏總見識過。我說妖魔鬼怪汝一定毋捌看過。

拿出以前畫的圖，女人的側臉，女人的正臉，她說嬌人嬌噹噹，又說看起來熟似熟似，汝畫的敢是我？下一張，女人的身體，媽的臉紅記記，笑著說真歹勢，驚人見笑。

下一張，美人魚的身體。

這是啥？頂面是人身，下底是魚尾，我確實生疏。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魚，媽汝敢知影這台語欲按怎講？媽說我嘛毋知影，這是魚抑是人？又說這款尾溜，我生目睷、發目眉以來，毋捌看過。毋是鯽鰻，毋是海鰻，親像海翁，抑是海豬。毋過這會變做人，無定著是魚仔精。我笑著用肩膀俛她一下。

我跟媽說，這是傳說中的生物，大家都叫她美人魚，台語我就真正袂曉念。我嘛毋知伊是魚抑是人，大約半魚半人，毋過伊想欲變做人。生毋著身，生毋著冬。

媽疑惑，敢真真有這款性命？我回答傳說啦，啥物は傳說，是白賊話，抑是嚟湳話？我也霧嘎嘎。真的抑是假的，一半一半，毋過有人捌親目睷看過。

想起學校作文課，一定會遇到的題目：我的志願，誠實填上美人魚。課堂上老師直接說，人長大，樣樣可以做，開火車、開飛機，還是開火箭、上太空，都讓你開，但是當不成人魚，除非上一代有魚的血統，有妖怪的血統。那一刻起我開始學習埋藏，把所有祕密，埋得深深地。腦袋瓜彷彿自一

片渾沌中，有天地成形，明白人再怎麼努力，也是跟血統的。

吞下這兩顆藥，在血液裡加速。

劑量一高，心緒更敏感，皮肉在長，皮肉也在傷。明明微小事，或一些陳舊事，輕輕拂過，都如狂風摧折般顫動。

服藥而懶。

身軀軟膏膏。

一陣香，香得刺鼻。

花開了，是百合。媽說從前叫山蒜頭、司公鉗仔花，司公鉗仔就是道士的銅鈴，一邊誦經持咒，一邊搖搖擗擗，向鬼神招手。我笑媽在院中插一排法器，嫌不夠，還去花店買另一款百合，布置神明廳。百合花開，總是垂著頭，風一吹，搖搖擗擗，彷彿聽得叮鈴聲響，不知在奏鳴什麼。

我抑是學汝叫伊百合，名較嬌。

院中一排白燦燦，我幫媽種起來的，種起來就有花可摘，神明廳就有花可擺，免去買花之勞，沒想到媽還是堅持買，她要紅豔豔的百合。那是香水百合，難得找到帶球莖的，花期過後留下來，蒜頭般一瓣瓣，替它搬家，餵它花肥，可惜從來沒能過冬。媽總說要向望，向望後冬，望著望著，球莖成了一顆顆腐爛的傷口。

紅花種不活，白花倒活下來，那是台灣百合，本地原生種，平地到高山都可以開，從此院中一列



隊伍都是白花。但媽不心灰，不活就再買，她要那一種色水，四季開，四界開。高大的神明桌、低低的木質矮几、透明如鏡的窗邊，染上青春顏色。

是她說的，水紅仔色。

服藥後，聞香水百合總是太香。穿過神明廳，穿過張揚的氣味，來到院中，去聞淡雅的白花。台灣百合潔白無塵埃，媽卻歡喜室內沾染紅塵，是她說的，紅嬋烏大範？

盯著她澆水，澆水要澆透，又不能泡到爛。

媽停下手邊工作，抬頭望我，告訴我紅花、白花的往事。

生汝盡前，我捌去求花。跔配天宮正殿內底，生兩欖牡丹，一欖白牡丹，一欖紅牡丹，欲求囡兒的人，跔佇神明面頭前，跪落去，稟告家己的生辰俗願望，求一蕊花。

求白花就會生後生，求紅花就會生女兒。花拿返來，掛佇頭殼頂，又閣愛園佇眠床頂。早知影汝欲做查某，當初時就挽紅花，汝嘛袂遮爾辛苦。

紅彤彤。

汝講花？

我講汝的面。

偷懶兩天沒吃藥，就出現類似更年期的熱潮紅。紅色染上臉頰、鼻尖、耳垂，我的血液夾帶罪惡，風起雲湧，衝向皮膚表面，媽卻以爲美。輕輕的讚美，聽起來響亮。

我趕快補吞那兩粒青春藥丸。

食這靈邪的藥仔，食到最後，就會當全然轉骨、轉做查某人？

應當會使。

回診時，荷爾蒙濃度達標，跟原生女一樣高，醫生說可以停藥。我鬆一口氣，終於度過青春期了。還沒過完呢，還有一項挑戰，醫生微微笑。

下禮拜排刀。

我不語。

這不是妳渴望許久的？斬斷一切，斬斷過去所有的連結，還留戀些什麼？不，我不留戀，只是怕手術失敗，怕痛。

不會痛的，全身麻醉。

臨走前，護士向我道賀，快要跨過去了，手術之後就算真正的女人囉。她的話聽起來很真實，像一把真正的手術刀，去掉不屬於我的東西，喀擦，喀擦，什麼都沒有。只一把無形的刀，虛空中不斷比畫著。

一陣香，像一雙手摀住口鼻。

一陣雨，毛毛仔雨。



媽在院內澆水。趁現在去廁所，緩緩擠壓、收縮，練習全新的方式排出尿液。一開始滴滴答答，像下起濛濛細雨，媽總會站在門外，一副要衝進來的樣子，說我欲入來看汝。我求她別進來，我自己處理，她說好，那就倚在門外，用耳朵聽。媽的耳朵很像眼睛。

像毛毛仔雨，落不完全，始終無法順流而下。沾濕屁股，噴到腿上，滴到地上，不敢太用力，怕觸動傷口。要到手術後二十天，才漸漸拿捏好力道，滴水聲變成水柱聲，聽起來十分心安。媽也心安，毛毛雨或是大雨，她都聽在耳裡。

汝出來看花。

今仔日一定愛出來。

步出房門，媽用銳利目光從頭到尾掃射我一番，竟推我回房，去換紅色上衣，純白的裙，不能一身黑。

我回不方便，換一次就費力，伊無我的法。緊來，緊來，時辰到矣。

院中擺一桌，鋪滿滿看無桌面：鳳仙花、雞冠花、圓仔花，紅光滿臉；兩根帶尾葉的甘蔗，面皮青紫。媽還備上七味碗、七碗甜芋、紅龜粿、紅絨線、胭脂水粉，是她常常掛在嘴邊的厚禮數。旁邊清水一盆，毛巾一條，紙糊樓閣一座。

院中一排盛放的百合，今天失色。

舊曆七月七，七娘媽生，咱來做十六歲。

一枚古銅錢，刻有太極八卦，媽綰在我脖間，旋即幫我脫下，皮膚留有銅的冰涼。細漢綰過，一年換一次線，換到第十六年便不再配戴，轉大人了。今日卻出現眼前，不是已經被神明收走？超齡多久了，還做什麼十六歲。我內心抱怨，媽，我都可以生一個十六歲的了。

但我沒阻止她，只是模仿她，雙手合掌，像十六歲的孩子，佇立在她漸漸縮小，身影的後方。看她代我稟告神明，嘴唇念念有聲，雙眼緊閉，眼皮翕翕動，像是做夢，也是做決定。

汝看，七娘媽亭，我專工請師傅糊的。

原來不是樓閣，是樓亭。彩紙雕了花鳥，塑造神仙人物，彩紙也糊成皮膚，不知牠們有沒有心肝。纖細的竹枝子是骨頭，單靠幾支幼秀骨，撐起整座樓亭。香火中搖搖欲墜的青春。

我依媽指示，跪下，準備鑽過樓亭。用鑽的，是媽說的躑。

一陣痛，傷口裂開了。媽見我臉發白、冒冷汗，說汝的空喙這陣閣會疼，袂使跪，說完自己把樓亭擎得老高，較緊，較緊。我忍著痛說，我共汝鬥相共啦，鬥陣擲懸。媽說汝來擲，誰人欲躑？

莫厚話。躑、躑、躑。

彩紙當頭，糊上整片天空。

幹正月，袂使幹倒月。

像在投胎。要轉世了，照規矩等待，照規矩輪，只是輪到妳時要鑽對邊。從前妳往左邊，出亭才知道左邊是男生鑽的，男左女右，一念之間，一步錯步步錯，這次務必管好雙腿。一開腳，裂開了，



舊傷扯出新傷，下半身火燒起來。不能等了，就是現在，鑽右邊，再錯邊就沒機會了。

起身，成人。

傷口潮潤，一片水淋淋，不知出了多少血，等等要重新換一輪紗布。我跟媽說，母驚，母驚，沒有我害怕的東西。命根子都能捨棄了，還有什麼東西能致我命。血往下流，沾上褲子，還好穿的是黑褲，暗漠漠，媽不會發現。

感謝七娘媽：孩子平安長大，有七娘媽相隨，今日青春路途行一半，還望多多勞煩。似曾相識的場景，好久了，久得像前世。七娘媽祢還記得嗎，那是二十年前，曾經同祢道別一次，可惜轉骨轉錯邊，今日再來相送。一路順風。

紙糊的樓亭，火燒得特別興旺，竹枝子不知浸過什麼油，劈哩啪啦響。鬧熱滾滾的黑煙，一蓬一蓬升空，媽的雙頰泛著紅光。

晚上熱了菜碗，燙了芋頭，給七娘媽吃，也給自己吃。煎紅龜粿時，加太多油，變得油膩膩。媽說做查某人真毋簡單，我佢欣羨做查埔人，查埔人會使清彩穿，清彩著會使出門，查某人袂使，愛穿裙，愛穿懸踏。

古早人猶閣講：查某囡仔，韭菜命、菜籽命，毋過我是查埔也著疼，查某也著戔。我回她：我袂曉做查埔人，嘛做袂成查某人，我一半一半。

按呢更加愛共汝疼痛。

過了今晚，真能變身完成？媽認為她的祕方、她抓的藥、她拜的神明，都比醫生來得靈。

我家已麻轉過一擺骨哩。

先生予汝吃啥荷爾蒙，予妳遐爾仔喘，爲汝開啥物刀，予妳的身軀虛羸羸，消瘦落肉，賸一支骨。阿母的撇步，予汝變做一枝花，有較懸，有較嬌，這先生差濟咧，袂得比。

猶有代誌未收煞，汝緊出來外面。

來穿月光。

媽要我捏緊五隻針，拈起五色絲線，青紅黃白黑，對著月亮，從細小的針眼望出去、穿過去。我說這也太難了吧，媽叫我莫厚話、話話念。手微微發抖，線頭毛了起來，怕穿整晚都穿不過。好在不跪，不會扯到傷。

月亮橢圓，尚未全部圓滿，五隻針，襯著月亮，好像一個針包。洞很小，線很細，風吹來，月光稀微，一眨眼卻順順穿完。媽還看不清楚，說目矚才矚一下，一霎仔久汝就穿過矣，乞巧成功，汝擁有一雙巧手矣。

接著來撒粉，抓一把水粉，拋上屋頂。我驚呼，這牌的蜜粉貴參參，我都捨不得用，幹嘛撒到屋頂？媽嫌我小氣，拜拜不能寒酸的，撒一半到屋頂，給織女用用看。我轉身回屋內，想拿麵粉來充，媽說又不是要揉麵糰，抹整臉麵粉，織女會生氣，用真的水粉，才會皮膚幼、面肉白。緊咧，莫拖拖沙沙。



月光下，屋簷一片白。

陰曆七月七，晚風涼爽，青春期就要過完。

隔天媽陪我回診，醫師卻把媽請出去，留我獨自面對。他鬆開紗布，拿出望遠鏡般的器具，對準傷口，我微微發抖，告訴醫生傷口一直無法癒合呢，他卻露出滿意神色，說手術很成功。全新的器官誕生，彷彿開天闢地，出自他的手筆。那麼，我的青春期算是完成了吧？醫生神祕地說還沒。藥也吃了，刀也動了，怎麼還沒完？

最後一關。

Dilation。

月光白病床，大字形平躺，綁手、綁腳，別想逃。我目睜黃金，看穿戴白衣白帽的護士，用白手套包裹的手，舉起一件詭異的器具，一頭粗一頭細，像白色的蠟燭，還沒點起火焰。我在參加活人的祭典，而且我是正中央的那塊肉。

術後的維持叫做Dilation，就是擴張術，我們示範一次，之後靠妳自己維持，使用這件工具幫助妳撐開通道，千萬不能讓通道癒合，不然就前功盡棄了，癒合了，就失敗，這是一道不能合起的傷口。我漠然說，就讓它整個封起吧，反正也用不到。護士安慰道，別放棄，說不定哪天遇到喜歡的人呢。

一寸，一寸半，二吋，二吋半……還不夠，要到六吋才行。

白色的蠟燭，一截一截，釘入我肉身，雙腿彷彿被劈開，身體被扯成兩半，腸道、尿道受到擠壓，開始脹氣，產生尿意。已經極限了。我央求她停止，哭著對她說，這器官用也用不到，以後是沒有人會愛我的、沒人會愛我的……

張口卻無聲。

一隻啞啞的嘴在掀動兩片唇。

回家媽說什麼問什麼，都不知道，什麼也沒說。該怎麼說呢？躲進浴室，放滿一缸熱水，把整個水泡進去，水淹頸際，嘩啦啦溢出缸外。媽是否又耳貼門外，聆聽我動靜？水中一切動作都無聲。我靜靜撫摸那道傷痕，原來世間有這種傷痕，堅持不能密合的傷痕。白煙蒸騰，人溶解其中，想起往事，身體開始變輕，時間開始變慢。

一身傷，還沒見過這種傷。曾聽聞有人臉上帶疤，拚命曬太陽，想把疤痕曬黑，把皮膚也曬黑。我倒是懂那樣的疤，什麼東西都一樣顏色一樣面目比較不會尷尬。熱水泡太久，皮膚泛白起皺，腿上浮出三兩點淡疤，都是上個青春期留下的，平時隱身成膚色一部分，淡淡的像往事，像上一輩子的事情，其實我這一生就好像做了兩世人。往事流過身體，從前覺得燙，如今只剩下涼。

咚咚咚，咚咚咚。媽催我別泡那麼久。

我欲起來啦，媽汝莫踎外口偷聽。

欲起身。



尾巴長成雙腳。

從水中走向陸地。

回床後拿出酒精，將雙手連同蠟燭完整擦拭一遍。農曆七月下旬，濕鬱熱，分外覺得酒精冰涼。然後塗上潤滑劑，然後打開手機，設定計時器，順便播放影片，轉移注意力。模特兒正在走秀，台上衣裝如流水滑過。

一切就緒。一頭粗一頭細的東西，像古代的刑具，對自己行刑反而比較難。開始了，喘一口大氣。處在時時見血的恐懼之中，身體不由自主蜷曲，可憐的身軀，微賤的身軀。感覺到了極限，我就停，撒手放下一切，不像護士要求一定要擴張幾吋、深入幾吋。這條通道若是變淺、密合，也就順著它吧。這樣一想，才稍稍放鬆。自己真的很難對自己下手。今天一寸就休息，明天的路途明天再說。前方未知，寸步難行，一天進步一寸就很好。

咚咚咚，咚咚咚。

汝佇咧創啥？我欲入來看汝。

我忍著痛，顛簸向門，用盡最後一絲氣力，緊緊抵住門背，像抵著人生的一切難堪。嘴巴想吶喊狂吼，卻只能無聲掀動。媽妳不能進來，我是妖精在修煉，讓我靜靜關在自己的洞穴，我不願妳看到、聽到，我變成這個樣。這是我最後的尊嚴。

埋得深深地。

我們這樣的女人是妖怪命。一步步，從水中爬向陸地，在水面掙扎呼吸，步步皆修行。醫生說Dilation要持續二個月，最後三個月，我能平平安安、完完整整，再度過一次青春期？一定要撐下去，一定要撐開。動物修煉千年，才得以幻化女形，忍上三個月，很值得吧。

●
很少開房門。有時打開一縫。

永遠一陣香，就會心安。

花在，媽在。

不願媽進來，讓花香進來。媽要我別老關在房間，催我幫她顧花，我說妳比較會顧，我不想沾蟲。栽在泥地的百合，引來蚜蟲、蟎蟲、蟻蟻、地老虎，相伴相隨，媽都不怕，微笑將牠們拍扁，微笑捻掉，拈花微笑一樣捻掉。看來做女人她比我有勇氣。

自從在餐桌上露出幼秀的手骨，媽就一直呵叻我，比她還女人了，不像她手粗腳粗。我說妳不是手腳粗，是心粗，常常粗心澆水，不是沒澆透，就是澆太爛。不過妳有男人的氣魄，要做女人，就要做有點男相的女人。不像我，男人的優勢也沒，女人的優點也學不會。

我欲妳恰我做伙，幫助花橫過冬。

過冬。花欲眠夢。

走出房門時，時序已入立冬，院中一排百合蔦蔦去，綠葉萎黃，春夏秋都能月月開，一片白。立



冬後，上半身宛然枯死，下半身睡著了，不知夢到什麼？

台灣百合可以就地過冬，埋得很深，在溫暖的地底睡一整個冬天，做上好多夢。只要餵它一點補藥仔，補補行氣，來年又可以轉一次骨。我請媽買燕子牌花肥，營養，不容易生蚊蟲，這牌藥對這款花的症頭，像她自己常說的，食著藥，青草一葉。

媽卻跑到厝邊隔壁，要來一帖轉骨方，自製的有機肥，用廚餘慢慢發酵，慢慢熬。黑色液體，白瓷碗裝，像一碗烏青凝血。遠遠聞得一陣臭。

塗就是伊的衫，妳莫褪光光。

白花過得去，紅花卻過不去。香水百合無法就地過冬，得捧著球莖，細細修剪鬚鬚，封印冰箱，永凍的天地，來春埋回土，卻從未發芽。滿懷心願的球莖，在土裡腐爛，一個個破洞傷口，讓人心疼很久，便不忍心再去試。思念紅花，直接買沒有球的來插，月月開，連冬天也紅彤彤，唯冇卸去玻璃紙時心疼一下，有枝無球，像被砍掉腳。放在花瓶裡依然可以開很久，香很久。

可能不接地氣，天生無法過冬。

陽光晴好，我請媽在院中空出一角。

稍等欲來洗被單、曝被單。我嘛欲來過冬。

媽想要幫我洗，不用的，不能的。今早擴充時又流了好多血，髒汙了被單，一塊黑帶紅，不能讓媽看到。我蹲踞浴室不停刷洗那塊汙痕。

烏黝紅。

餐桌上，媽又熬了藥汁。她說我嘴唇老是蒼白，精神毋好，血氣袂順，需要補血行氣。難不成被發現了？

這天媽端來一碗清湯，終於不再是黑的，細看卻不是清湯，灰灰濁濁，是符水。不知她又去拜什麼神明，是保佑闔家平安還是身體勇健？有燒香有保庇，有食藥有行氣。反正符水也是一種藥。

整個冬季開始多夢。

一群穿著奇異的老人，把我團團圍住，七嘴八舌不知說些什麼，像是聽不懂的語言，只沙沙一片，嗡嗡嗡嗡、嗡嗡嗡嗡。末了聲音突然清晰：出世時有確認過，是查埔囡仔。

汝到底是穿褲的，抑是穿裙的？

我發不出聲音。

又夢見一位身穿古裝的女人，從月光中走來，渾身異香，看我看不停，我無法別過頭去。她身上戴著鳳仙似的金花，問我是男抑是女？要怎麼回答？這是如此艱難的問題。盯著她流水般的衣裳，默想很久，現在算男還是女？跨到一半，一個坎站，往後看是男，往前走是女。每每在為難中轉醒，已是清晨，窗外有微光。

她常常入夢。有一晚鼓起勇氣，抓住她的衣袖，嘴巴張得老大，大喊帶我跨過去、帶我跨過去，青春就要來不及了……



抓住一隻手不放。

是媽。

夜夜喊暝，汝哪會親像紅嬰仔，半暝啼哭。我倒在她肩頭，眼淚珍珠般滾落，我好害怕，怕傷口永遠好不了，青春期永遠過不完，我跨不過去了。術後第一次在媽面前落淚，媽不語，只任我哭，像珍珠一般包容。服用荷爾蒙之後，心緒更加幽微，常偷偷哭，但在媽面前總忍住。好久沒這樣哭過。

我跟她說，變完了就跑走，跑到遠遠的、沒有人認識的所在，一個全新的地方，沒有熟人，不會被指指點點，不會給妳丟臉、添麻煩。媽說妳不能走，妳跑走我怎麼辦，百合怎麼辦。我說，那別人問起我是誰，妳該怎麼回答。

我就講汝是一隻美人魚。

媽要我別怕出門，練習像真正的女人一樣走。我說我不想走，腳步一動，下身微微刺痛、發癢，走起路來，兩腳開開，摩擦生疼，走得又慢又醜。我也想搖曳生姿，走得像一朵跳舞的百合，但身體總一下熱一下冷，一陣畏寒，好像有一根針，在傷口上來回縫。媽說是空喙欲收喙啊。

我們互相約定，不許再偷偷哭了，眼睛會哭瞎，美人魚的眼淚跌落地，親像珍珠落塗，多可惜。還有好多事要做呢，要去剪頭髮，要去照相，要一起去挑新衫，一起換新的身分證。

我欲恰妳做伙，鬥陣做足濟代誌。

好多事。母女之間的事。

首先是剪頭髮。

本來約好上美容院，她終究還是親手拈起我一綹髮，捏著一把刀在空中比畫。炭頭炭面，親像烏雲罩月。我說不想剪，還想留更長，但頭髮的尾溜打了結，搓搓揉揉解不開，愈解愈亂，結成一大球。媽說這樣只能剪掉，她會慢慢來，會細膩。

找不到大面的鏡子，她想移到梳妝檯前，我說那會弄髒妳的房間。術後就沒有勇氣照鏡子，不知現在變什麼模樣。成功了，失敗了？我怕看到自己。

直接剪吧，不用鏡子。媽的眼睛就像鏡子。

我摩娑著髮，感覺一下長度。過耳了，過肩了，這樣的長度要留很久、等很久，真捨不得。修修剪剪，剪掉受傷的髮絲，這種刀落下去比較容易吧。彷彿感覺有點疼。

媽在尾溜抹上香油，給髮尾補一下元氣。這是什麼油？媽說絕對有應效。又不知從哪裡聽來的青春撇步？既然她如此自信，那就抹多一點吧。貪心地澆上，裏滿滿，任憑香油滴落，落在肩胛頭，再流向尻脊餅，四界流。

烏金烏金。

吹風機發出熱風，朝我頭髮吹，卻好像朝我的臉吹，在這個艱難的冬天，分外覺得溫暖。媽拿起梳子，輕輕梳，柔柔按摩，突然「啊——啊！」叫出聲來，媽汝是按怎，莫嚇驚我，我驚甲心臟強欲停。媽重新拿起剪刀，歎氣說，汝哪會發出白頭髮，我來共汝挽掉。真的嗎？剛剛還呵咾我的頭毛



烏金烏金、烏黢黢，妳老花眼了，剪頭髮剪到目矦花花。我起身奪下那根髮，屋內看不仔細，跑到院中，對著天光照。

一陣風來，那根白髮從我手中溜走。

青春，一目矦仔。

再來是翕相。面對相機，想起對鏡的時光，好久沒照鏡子了。照相館的強光模仿太陽光，目矦金金，張得很吃力。我突然用雙手摀起眼睛，怕看到自己，感覺那似水流年正在旁邊滔滔刷洗。

手攥平開，目矦擘乎金。

幹倒片，淡薄啊。

幹正片，淡薄啊。

老闆對媽說，查某困生了足孖，面色紅，面皮光，真好翕。媽告訴老闆，這是伊轉大人了後，頭一擺翕相哩，今仔日是伊的大日子。老闆一臉驚異。

隔天一早出門去拿，沒等媽作伴，獨自去見相片上全新的自己，成功了，失敗了？沒想到老闆說媽剛剛來拿了。回去一段下坡路，我從小碎步變成小跑步，一顫一顫，有點像魚類撐著雙鰭拖行。突然懂得人魚初上岸，走在波浪裡的心情。術後第一次走那麼急，忘了傷口裂開的恐懼。

一群高中女生在我前後追逐，身軀輕盈，穿著我當年渴望卻永遠沒機會穿的制服。一股微微汗味，先跟我錯身，棉質布料，混合酸鹹氣味，有點刺鼻，使我想起體育課後教室的悶。我放慢腳步讓

她們先過。其實不用放慢，她們自會超越我。

一路飄揚，流著汗的一條路。

到家了。院子裡的台灣百合還在冬眠，土壤焦涸涸。推開門，呼喊媽，等無回音，不知她又繞去哪？來到神明廳，見香水百合垂著頭，花瓣和葉片澆過水，一片濕淋淋。陽光靜止，矮几上，有什麼東西發亮。

照片靜靜躺在那裡。

不知是太緊張，還是剛剛疾走一段路，在寒冷的冬天，背部竟透出一層薄汗，下起毛毛仔雨。終於要見面了。我一拿，先掉下一張紙片，是舊的身分證，那張熟悉的臉，看起來好像前世，這一生做了兩世人。術後曾這麼想，要把所有舊照片銷毀，永遠埋葬過去，今天卻覺得，活著是伴隨失去你的。舊的夢，新的夢，透明夾子裡還有空位，知道有你在，也很不錯。

接著一張，是新的大頭照，分割出八個頭像，等著被剪刀裁切。我看了又看，還是拿到院中，對著天光照。八副臉譜，哪一副都很陌生。拚命安慰自己，大頭照容易失真，又擔心會不會拿錯照片。經歷那麼巨大的轉骨，自己真的認不出自己了。

我走到真實的鏡子前，早有一人等著。

我點點頭，她點點頭。我眨眨眼，她眨眨眼。我用右手撥撥頭髮，她用左手撥撥頭髮。她就是我了，不會錯的。我甩手、踢腿、張嘴、跳躍，我做什麼她就做什麼。

我靠近她，她靠近我。

露出那道即將跟隨一生的傷口。

已經不痛了。





自我穿越與建構

◎楊翠

〈第二次青春〉寫的是變性者的身體變化與認同辯證。小說精確地以「第二次青春」擬寫「變性」；第一次青春期，是上天將靈魂裝錯身體，第二次青春期，過程雖然十分痛楚難耐，卻是主體的自主選擇。

小說基本上採取現在進行式的敘事手法，一方面透過具體的、入微的身體疼痛書寫，營造出鮮活的「感知空間」，另一方面則以意識流的敘事策略，靈活調度時間與空間，讓主體的思緒穿行在兩次青春期之間，通過這樣的穿行，形成主體的自我穿越與建構。

小說的另一個特色，是母親在孩子進行變性手術，進入「第二次青春」時的全心守護。這並非美化變性認同中的母子／母女關係，小說中並未寫明母親是否「支持」孩子變性，但確實是在他的變性過程中「守護」在旁；比起「支持」，「守護」更符合母親的心理狀態。再者，小說在各種象徵的運用上，頗見巧思，如改寫美人魚尾巴的意象，指涉非男非女的多元主體；改寫傳統民俗「蓮蕉花」的寓意，以「白百合過冬」，擬寫走渡「二次青春」的痛楚，象徵主體走向自由天空。

